

七叉燭臺

「啊！哪有這回事？我怎麼會殺害你……」伯爵夫人驚叫。

「對，夫人，我就是應該已被妳殺死的包馬尼央！」說著，他又呵呵的笑了。

「噢！你……你是……」伯爵夫人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

到他，臉色倏地變了。

「是我呀！」包馬尼央走到煤油燈照得到的地方，狡猾的笑了笑。伯爵夫人看

我的名字？你是什麼人？」

被稱為卡里斯托伯爵夫人的女人，困惑的掃視四周，緩緩的說：「你怎麼知道

我的名字？」

的確了不起。

她被這些不認識的男人帶到這個陌生的地方來，卻絲毫沒有露出恐懼的神色，

被取下面紗的女人，是個年輕美麗的貴婦，具有不可侵犯的威嚴。

「拿掉她的面紗，解開她的繩子！」包馬尼央低聲的命令。



和歌聲突然停止。

魯斯蘭生氣的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怎麼可以隨便跑進來？」

「我是新來的祕書，經理說無論如何都要把髮帶帶回去。」

「我已經寫信告訴他沒辦法，女僕應該跟你說了。」

「不過，無論如何……我……」

「啊！你要幹什麼？……啊，芭蘭季那！快來呀！……救……救命啊……」

椅子倒在地上發出「砰」的一聲，夾雜著女人的哀叫，以及男人混亂的腳步聲……這時，羅蘋就像暴怒的猛獸，從閣樓上跳下來，破門而入。他看到一個男人掐著魯斯蘭的脖子，把她按倒在地，便縱身撲過去。這時那個男人才放開魯斯蘭，轉身攻擊羅蘋。這個傢伙身材高大魁梧，臉上蒙著一塊布，只露出兩隻炯炯發光的眼睛。

一陣猛烈的拳擊襲來，羅蘋被對方一記下鉤拳打得倒退了好幾步，腦袋撞在桌子上，差一點就暈過去，但他馬上站起來，迎面還以凶狠的拳頭。

那個男人被狠狠一擊，倒在地上，又立刻跳起來反擊。兩個人扭成一團，在地





尼央可能也知道。」
「你們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在彭孝茲樞機主教的信中，也是這樣寫的。而且樞機主教認為這種拙劣、荒謬的拉丁文毫無意義、不值一談。」

「哦，樞機主教的信中也有相同的拉丁文啊！嗯，照這樣看來，它們的意義就非常重大了！」

「什麼非常重大？一點價值也沒有。『從前，女王，向著石頭跑』……從前，到底是什麼時候？女王，究竟是哪位女王？石頭，簡直在說夢話。起初，我們也認為可能有深奧的意思。一直研究了二十年，始終無法明瞭它的意義。像這種荒謬的拉丁文，絕對不會刻在小木箱上。一定是這個丫頭說謊！她隱瞞實情，不肯說出真相。」約瑟芬露出凶狠的目光，使勁搖著庫拉麗絲的肩膀。

「妳這丫頭，為什麼要說謊？妳若不知好歹，會自討苦吃的。妳想像魯斯蘭老太婆那樣，讓人砸傷妳的手指嗎？」

庫拉麗絲嚇得渾身顫抖。羅蘋看到她這副可憐的模樣，輕聲的向庫拉麗絲說：



話雖如此，他還是不敢大意，重新騎上腳踏車，拚命的踩。夜裡寒風徹骨，耳朵被吹得隱隱作痛。腳踏車在夜間的道路飛馳。三十分鐘後，到了下坡路，突然撞到一個東西，整個人猛烈的翻了過去，趴在地上，一時站不起來。這時，竟然有兩個男人撥開草叢走過來。

羅蘋顧不得疼痛，趕緊爬到山岩後面躲起來。不一會兒這兩個人拿出手電筒，一邊搜尋，一邊說：「究竟摔到哪裡了？怎麼不見蹤影？」

「我想一定是那個傢伙沒錯。只要在下坡的山路上，拉起一根粗繩子，肯定會絆倒他。」

羅蘋認出這個人的聲音，沒錯，正是戴季古男爵和歐斯卡爾。

「真奇怪！摔到哪裡了？這一跌一定夠他受了，說不定摔暈了。我們還是繼續找吧！」

羅蘋從岩石後面爬下山坡，從雜草叢生的樹林裡逃走。儘管身體、衣服都被野薔薇的刺劃破，他也忍著痛苦，屏住氣息躲藏在草叢裡。

「到處都找不到！」這是男爵的聲音。

